

原野散文

*Yumaoluo*

*shuidesheng*

*yin* 羽毛

落水的声音

鲍尔吉·原野·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原野散文

羽毛落水的声音

鲍尔吉·原野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羽毛落水的声音：原野散文/鲍尔吉·原野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3

ISBN 7-205-04713-7

I. 羽… II. 鲍…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85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90 千字 印张：7.875 插页：2  
印数：1—8,000 册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常 晶  
封面设计：杜 江

责任校对：侯俊华  
版式设计：王珏菲

---

定价：13.00 元



## 目 录

### 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父亲	(2)
骑兵流韵	(5)
送行的队伍	(12)
北呀京的金啊山上	(14)
蜜色黄昏	(18)
我妈的娘家亲戚	(20)
酒别	(40)
歌唱	(46)
继母	(49)
满特嘎	(53)
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57)
对酒当故乡之歌	(61)
云良	(63)
古拉日松阿的歌声	(66)
精神边疆	(70)
风	(75)

### 披雨衣的黑猫

何其荣贵	(78)
------	------

玻璃 .....	(83)
拭去眼泪的几种方式 .....	(86)
左邻 .....	(92)
披雨衣的黑猫 .....	(97)
呼吸 .....	(107)
绿釉百合 .....	(108)
北窗南窗 .....	(110)
澡堂故事 .....	(114)
十七岁之吃喝 .....	(120)
雪地篝火 .....	(124)
腊菜樱子下酒 .....	(126)
水晶风铃在我窗前琳琅 .....	(128)
醒在梦的心里 .....	(130)

### 9月8日下午5点

上帝的另一扇门 .....	(138)
精神壁垒 .....	(142)
听一听马勒 .....	(144)
红军合唱团 .....	(147)
街上的音乐 .....	(149)
9月8日下午5点 .....	(151)
唱歌就是歌唱 .....	(154)
我等过你 .....	(157)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	(159)
苍凉中的温暖 .....	(161)
尺八 .....	(163)
倾听 .....	(166)
腾格尔歌曲写意 .....	(171)
紫口琴 .....	(174)



船歌 .....	(176)
契合 .....	(177)
花瓣·眼睑·歌 .....	(179)
榛子 .....	(181)
听树的女儿歌唱 .....	(184)
苇岸在哪里向我们微笑 .....	(189)
仿佛就在昨天 .....	(193)
英雄赴死如返乡 .....	(196)

### 行走的风景

四季 .....	(204)
雅歌六章 .....	(208)
青草远道 .....	(214)
平奶奶 .....	(216)
一行字 .....	(219)
草 .....	(220)
静默草原 .....	(222)
荞麦花与月光光 .....	(224)
行走的风景 .....	(227)
鸟之视胸 .....	(229)
乡下女人 .....	(231)
乡情如葡萄将众多面庞堆在一起看我 .....	(233)
云杉·蝴蝶和鹰 .....	(235)
起风 .....	(240)
栽树吧 .....	(242)



# 斯琴的狗 和 格日勒的狗 打架

鲍

云良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想认识云良，就到草原上……  
她在地处东蒙的科尔沁草原，我的故乡。

云良没到过城市，也不知道几十里外的人们怎样生活。但是人们全知道云良……而要真切地了解云良，像看一幅油画肖像那样，就去草原吧。

## 父 亲

那天晚上，我们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爸爸突然走进屋来，肋下夹一个行李卷，肩上带着雪花。我们全惊呆了，我妈撒手把锅扔在了地上。这是在1970年，我爸被他们单位自设的“监狱”关了两年多。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和姐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我悄悄脱鞋上炕，捧起碗不出声响地吸粥，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正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笑。这种笑让人惊心动魄，浮白的脸上胡髭丛生，眼里蒙一层泪光，像被水淹了，分明笑着，而喉头和胸膛都在起伏。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我溜到外屋，我见妈妈在黑暗处，衣襟蒙着整个脸，全身都在抖。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爸这种感受。他经历酷刑，几次自杀未遂，被关在单人牢房。那时，他没想到还能回家，没想到我们母子三人在15瓦的灯光下平静地喝粥，而我上炕下炕如此敏捷，令他大喜。

我妈进屋，像没事一样，说：“吃饭吧。”我爸说“是”，又说“不饿”。他变得谦恭，甚至可以说客气。他原本是个强悍的人。他下地，珍惜地打开收音机，又关上；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在另一个椅子上坐一下；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打开，合上，又打开另一本书。他用手摸摸洗脸盆底的金鱼图案，





摸一摸带花纹的榆木炕沿，又伸手把墙上的灯绳拽了一下，屋里漆黑，我缩到墙角，我妈说：“干啥！”我爸把灯拽亮，歉意地笑了笑。他在“监狱”里从来都是亮着灯睡觉的。接着，我爸又环顾左右，突然一惊，站到地中央，向摆在红箱子上面带夜光的毛主席塑像鞠一躬。他的脊椎被打折了三处，弯腰时颇吃力。

如此这般，我爸盘腿上炕，用亲切的目光抚摸四周，眼里退去了恐惧和惊慌，笑得很舒坦了。这时候，我心里流出对父爱的渴望，像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如哭。而我爸显得十分满足，开始说进屋的第一句话（这话我如果实录，会使有些人隔膜，但事实的确如此）。

他说：“我回来啦，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妈小声补充：“这是党的宽大政策的结果。”

我爸深有同感地点头。

我爸出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开春，他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报社种菜，心情却非常好，每晚大谈种菜的实绩。除种菜外，他对家庭建设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社会上一批“被解放的干部”们风行打家具，我爸对这种精巧的手艺不在行，看到家属院涌现出大量小仓房，我爸说：“咱们也盖个小棚！”我们管仓房叫小棚。他准备从盖鸡窝入手，找来不少战友，论证、施工，把鸡窝——用砖砌的、中间夹木棍的——二屋建筑盖起来后，他们在—起饮酒谈笑。但晚上鸡不肯入窝，天黑前，鸡窝塌了。这些前骑兵大尉、少校们沮丧地回了家。我当时很佩服这些鸡，它们多么聪明。

而我爸热情不减，经过研修，他不仅盖了一个很好的鸡窝，还盖了两间小棚。大的装杂物，放自行车，小的装煤。在院里还栽了一棵沙果树。我爸常在晚饭后，在春日微风的吹拂下，欣赏鸡窝和小棚，有时长时间地凝视沙果

树的叶子在风中飒飒。那时他披一件旧棉袄，袖上缝着白布做的“大叛徒”的臂章。

而我最高兴的是趴在小棚倾斜的屋顶上读《敌后武工队》。读一会儿，仰面看白云移动，心旷神怡。我现在仍然觉得，没有什么比趴在屋顶上读书更惬意的事情了，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场所。

有时，上述情景还会闯入我的梦境，包括我爸夹着行李卷进屋的那一幕。



## 骑兵流韵

我父亲是骑兵出身，但我对打仗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兴趣。1928年，赤峰师范学校大礼堂，在几百名学生几近骚动的狂热情绪中，校长一字一顿地念一份文件，念一个词用眼睛瞟一瞟台下。

“我军！又！攻克高平！凉山。”

掌声四起，像大马车的胶皮轱辘在雨水坑里飞溅而过。我也许是惟一没有鼓掌的人。委婉地说，是忘记了鼓掌。当一支军队在外域作战时，远居内蒙古小城的师范生为我军抑或是为高平而鼓掌？他们——我的同学们——把掌鼓过之后，早已忘记了。眼下他们大多是乡村中学的校长或教导主任，养孩子兼养猪养羊，同时精通语法与课文的段落大意。

我父亲当骑兵时，参加过攻打沈阳和四平等地的战斗。我对他的战争经历缺乏浓厚的了解愿望。他似乎做不到完整叙述一场战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原来以为他被战争吓着了。后来在书中读到一位军事家的分析：“每一个参加战斗的人，都不可能说清这场战斗，包括指挥员在内。”这情形如同在一场突然开始和结束的殴斗中，当事人无法描述当时状态一样。换句话说，在对于战争的描写之中充满了谎言。也就是当有人把战斗的细节弄成一种逻辑的顺序时，勉强之中也包含了假。从这种意义上说，我父亲对战

争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由片断剪接，也可以说富有诗意。譬如：1949年开国大典的检阅之前，他们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居民中迅速传布着恐惧的流言：“蒙古鞑子来了。”而这些佩戴解放军胸章的蒙古士兵，在街上观察北京人坐在八仙桌前小心咀嚼精致的肉包子。“我们，”我父亲话锋一转，“走到彰武一带时（时间已回溯到1947年），半夜行军，用日本毯子包着脑袋，冻得受不了。白天进了村里，就把毯子垫在鞑子上，三九天穿着夹袄还得挺胸脯。要不老百姓以为我们是土匪呢（呢的读音为妮），嗨嗨！”

从视觉角度说，骑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比步兵更好看（把好看这个词放在进攻的战事里，似轻佻，但还是比英勇或雄峻这些词更朴实一些）。骑兵在冲锋中显示威力。面对敌方机枪的扇面扫射，他们高举着马刀，马刀与身体是一条直线，同马背形成45度夹角。蒙古马在枪声中永远向前奔驰。战士也许有临阵逃脱的，但战马从来不会临阵脱逃。他们的主人把马蹬踏直，呐喊着往前冲。这是一种决死的状态。当遇到敌人时，骑兵把马刀向左晃一下，然后右劈。那个刀下鬼可能连头带肩膀全被劈下了。马刀是不开刃的，倘开刃，会卷刃崩豁。人的骨骼毕竟也很坚硬。骑兵的冲锋与杀敌，靠一股气势和膂力。从首长的观点看，骑兵能冲垮敌方的阵脚，动摇其士气。从全局看，骑兵的意义在利用机动能力围点打援，或牵制对方兵力。而骑兵不知道这些，他们只在蔽日的尘烟中冲锋或倒下。

许多年之后，当我父亲用自己的双足而不是马蹄行走于沈阳的街头时，肯定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背驼得厉害，走路时努力抬起头。前几天下雪，我在雪地里背考试题。他见到后，离很远就脱下大衣给我，我说“不用”。他的身影一闪两闪在楼前的丛林里消逝了，手里捧着给我女儿买的小食品。他也忘记了马。新中国把他带入城市也带入各



种政治漩涡，他由此开始的挣扎只是被巨浪愈抛愈远，幸免于难的原因只在于命大。在一艘折翻于海上的双桅船上，能够同风浪搏斗从而爬上岸或岛的水手，总是极少数人。然而这些幸免者一下子全都衰老了，他们从上苍手里撕扯自己的生命之衫，当布衫被夺回时，也被老天爷撕得褴褛。在政治海难中，诚实总要触礁，卑鄙本身就是救生圈。因此，人们面对诚实的幸存者总要惊呆。后来的这些对于骑兵太陌生了，骑兵是冲锋或静立的人生。就杀人的方式而言，骑兵比步兵更直捷也更令人战栗。步兵用子弹远远地把对手胸膛射穿，骑兵用马刀将敌人砍倒。炮兵简直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手装的炮弹在几里或十几里外轰然爆炸，村子、庄稼或人都慑服于一瞬的震动之中。炮兵比步兵更像政治。

在真正的战斗中，骑兵冲锋之前无比静默。你可以想象，拂晓时，开阔地尽头的胡杨林笼流一缕白雾，马队没有声息。骑兵们的表情几近麻木，眯着蒙古人细长的眼睛，颧骨黑红。人在拼死之前没有任何表情，蓄集精力，也是摒弃思维活动之后的精神状态。马，也不再低头啃凝霜的衰草，它们嚼一嚼嘴里的铁链，偶尔一抬蹄子，耳朵尖立始终等候着号音。这情景同成吉思汗时代并无不同。当成吉思汗的大军不远万里来到拒绝通商的花刺子模国时，两军对阵，草木肃杀，铁木真的头顶飘绕一阵白云，这云或许是从额尔古纳河追随而来。面对敌阵在阳光下闪耀的锋戟，他细而长的眼睛若有所思，似更仁慈。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战场上表情松弛，目光明亮柔顺。他说过：

与朋友交，像花牛犊般忠厚，  
与敌人搏，像狮虎般凶猛。

你们在明亮的白天，  
要像雄狼一样深沉细心。  
你们在漆黑的夜里，  
要像乌鸦一样坚忍不拔。

花刺子模的守军如铁桶一样箍成圆阵，神色漠然的蒙古马队像海青鹰一样冲过去，然后沿着圆阵包抄，接着是一支又一支马队射出，最终将圆阵撕裂。这是目前还在沿用的世界三大战法之一的“成吉思汗战法”，铁木真自称“海子阵”。

而战马，正是战马把蒙元帝国的帷帐一直扯到中欧和南亚。战马没有时代感，它们也许觉得还生活在13世纪。以为黑山阻击战与攻打俄罗斯大公国的区别不大。它们只是不懂炮火这种照耀夜空与震耳欲聋的东西。蒙古人的文学很喜欢铺排扬厉，宫廷与民间的俱是如此。在他们的诗篇中，不停地赞美马，赞美起来没完没了。譬如某某英雄的坐骑，蹄子如“西海里的宝莲花，东海里的金盏花”。毛色如“锦州买来的海青缎子，敏州买来的湖青缎子”云云。蒙古民间艺人可以一气说出几十种美妙的缎子，来形容马的毛色。而卖缎子的地名，他们有时则瞎编，如敏州——一种大城市与布满珍玩的所在。在蒙古人口头传唱和印进书本的赞颂词中，艺术家尽情地歌颂着马（不仅仅是战马），不无夸张地形容马的表情、样子和每一个部位。作为文学手法，这种描写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也透出了他们心底里的默祷：热爱马吧！马是蒙古人说不尽的话题。此外说不尽的话题还有草、女人和酒。我橱上有一尊蒙古国的瓷马，白色，温驯，鞴鞍鞯，昂首直立，并无奔腾之势。蒙古人看了之后，都赞美：“唉！这才像个马。”汉人涉及



马的雕塑，多取悲鸿笔意，把水墨意味愚蠢地雕刻出来，马鬃像刺猬针一样直立。汉人艺术源流中的马，造型好的存乎汉墓画像砖的古朴与唐瓷的遒劲之中，两者均具龙势，与大唐大汉相衬。蒙古人眼中的马是静态的，安然于天地之间，灵慧而和蔼。与蒙古人一样，它也有性格的另一面，暴躁与拼搏。骑兵部队的战马，受伤卧下，一听到冲锋号便站立疾驰。对流血的主人，它会痛心疾首地围转，甚至悲鸣不已。这就是战马，而不关其毛色像锦州的什么缎子。

在我父亲支离破碎的战争故事中，提到马，他总是肃然，像讲述一位领导的行状。骑兵心中最为不忍的事情，大约就是掩埋战马。他们不愿讲述这些细节。战争回忆对于一个倾听者来说，令人不快的在于讲述者无意流露的细节，会像弹片一样嵌在你脑海里，给人深刻的恐怖甚至怪诞感。我父亲说，他们的部队攻打沈阳时，行军间传令在苏家屯的公路上待命。一发炮弹（只一发，搞不清是哪一方射来的）落在他们的队伍里。当时我父亲拿着烟袋锅正想和身旁的班长（也是他远房的叔叔）对火。爆炸之后，我父亲目瞪口呆地发现他的叔叔班长消失了。硝烟散尽，队伍又开始进发，他回头看到头顶的电线上一段残手握着的烟袋，上面挂着六个飘带的烟荷包。烟荷包是蒙古男人重要的装饰品和情爱信物。那时，在电线上抖来抖去的彩绸飘带就是牺牲者的全部了。讲述时，我父亲的眼神又装满17岁时的疑惑：“我叔叔怎么就一下子没了呢？”我本来就沉湎于这种疑惑与残酷之中，听到这样的反问，更加不安起来。我怎么能知道呢？答案本来很明显，他被炮弹消灭了。但我父亲痛苦的疑问是他叔叔的笑脸、幽默、嘴角叼着烟袋和怀抱步枪的悠闲样子一瞬间如此彻底地消失了（难道能够按顺序消失吗？），而烟荷包却明明白白地飘着。我父亲是否在想，让烟荷包消失而使叔叔从炮弹崩起的浮

土里一边咳嗽，一边站起来呢？

我感到，历史在许多时候常常以魔术家的身份出现。当有人在离时代的放映机镜头最近的地方伸出普通的手掌时，光束印在银幕上的则是一只历史的巨手。这只手还可以在银幕上做出许多古怪的手势。而其他的人，无论队伍蜿蜒了多少公里，均被溶入黑暗的背景之中。也就是说，当真正的演出开始之后，所有的人都要退出舞台，只有演员留在上面。50年代末，我父亲离开军界，在地方做文化工作。我家从呼和浩特搬到赤峰后，他仍和过去的战友们宴聚。内蒙古骑兵在结束40年代末的战事后，60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到60年代末期，内蒙古骑兵师——从骑一师到骑五师的官兵全都面临灭顶之灾。内蒙古的“挖内人党”运动，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遭受到从关押到肉刑的各种摧残。其他地方的情形我不清楚，赤峰郊区的骑兵团（四九四八部队，老十四团）是酷刑最盛之地。这个团的团长（或许是政委）被打得遍体鞭伤之后，洒上盐水，用胶布裹住全身。几天后，造反派把胶布连肉带血撕下来。这位受刑人的名字我忘记了，仿佛叫阿穆尔萨纳或其他。最后，他被打死了，死之前双眼被挖出。他的家人被遣回牧区老家。骁勇而恭顺的蒙古族官兵在“文革”初期，有许多人被打死、致残或遣送乡下。此团番号旋即取消。在这里，我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人做出这样的酷刑？这种问题没有意义。只能说是某一些人，在当时是多数人，至于他们是北京军区派来的或是本团的人都不重要。现今他们还活着，他们记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那个被折磨死的团长原本也有一条生路可走，即供出其他“内人党叛国分子”的名单。他只供了一个名字，外调人员发现那是他故乡的一只狗的名字。死者的高贵也正在这里：不想让其他战友遭此酷刑。但他





的战友也没因他的高贵而幸免于难。我父亲也没因脱离军界而免遭此劫，他被吊打 15 昼夜，直至精神错乱，全身多处骨折，时在 1969 年的昭乌达报社。有几位参与领导和实施酷刑的人的名字我已没有兴趣录下。我父亲至今健在，当时的总编和蒙编部主任因不堪酷刑，自杀了。

1984 年，新华社电稿平静发出一条简讯：我军取消最后一个营级骑兵建制。我不想问我父亲对此有何感想。因为他不会戏剧化地产生什么感想。他已经离开了社会主流，而在战争年代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兵。然而，无论他当年怯懦也罢，茫然与蛮勇也罢，一种骑兵式的行为已在他心里定势，做什么事都要冲锋。譬如翻译和出版几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书稿。事实上，当骑兵很糟糕，首先这种冲锋的心理定势就使人不得安生。然而战争留给人的就是这些，它无法改变。

不久前，我父亲来到我在沈阳的家里，吃到一种叫“红富士”的苹果。他认真地吃过之后，告诉我：“唔，好吃。”我眨着眼睛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这岂止是“好吃”，时下的歌舞厅、凯迪拉克、把头发染成红色的女人、电脑绘画和彪马运动鞋等等，怎么能向这个老骑兵说得清楚呢？